

皇明海防纂要

第五冊

廣州府志

卷之四

船率阻于閘內而又另覓商船以來屢之帶運糧餉
所至遷延遲至年餘不到臨時與戎者不足爲衆其
餘徒有虛名無裨實用臣至今有餘恨也夫今若不
必言姑存船式并本道路道近遲遠之由以爲後日
禦倭者考驗鑒戒耳夫海防倍則根本無虞海運通
則軍興有賴察朝鮮之險夷密倭奴之情形然送水
陸夾攻以圖進取幸仗天威震疊將士用命始收
完局令海不揚波者已三年防與運似不必言矣但
臣私衷過計切謂中國防九邊之夷如日本久豫
強悍乃與積弱不振之朝鮮爲隣且當忿忿怒能保

故原謂仍宜平鎮江城將見在遊擊一員添其兵足
二千之數為陸營再該水兵遊擊一員旅順口兩山
東該防水兵遊擊一員仍應再該陸兵遊擊一員兵
各以二千為率其私貨則有強兵之道與糧運之屬
者此中水利頗便一修政之亦可足用其器以則選
陽野有束節之留者一增置之亦不多費總選束撫
鎮與東協節制又寬真願為束務陽守町當明白中
其賊事而責成之仍於前邊選補知縣知唐久歷邊
方老成之將在此而標下需量添水兵一千步兵一
千有徵聽統領應拔而寬真加一守備共責成守其

敵順水兵而與登萊往來會哨北與鎮江相援而陸

兵則被此犄角相為聲勢援來則專力以禦不虞則

貼兵以防虜朝鮮有急此兵即可變或外藩即今倭

亦疲于兵革未必即來而遼左空虛每歲募兵戍防

則又以防虜是一舉兩得臣嘗渡派中亦屢言內備

之需議祇恐財力不給付之無可奈何也然防患未

未然有備斯無患似無可惜小寇大伏乞 勅下該

部再加查勘量為添設仍通行遼遠天津山東各撫

臣逐一查議該撫至於腹裏官兵久不習戰臣又于

後獨如說安君縣一見敵未有不驚且走者故願表

執致誤軍機見今秋防緊急部務甚繁肅大司憲安
心供職俱不許紛紛曠辦公催萬世德無程前去經
理該部知道欽此臣莊誦 綸音見 皇上留神

東事惟恐偏聽生奸直欲大昭公道且一切戎機
宜必使諸臣盡去嫌疑虛心會議而後舉行又戒其
參差偏執致誤軍機無非欲諸臣和衷體國謀出萬
全之遠慮然以職愚闇竊有疑焉恐諸臣之不能仰
體 聖心也諸臣不能仰體 聖心而軍機一誤則
東事決裂其所關非淺鮮矣臣謹徧職掌敘陳愚慮
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聞漢臣馮唐之告文帝曰上

以相顧不足以相濟不待智者而後知也蓋古治軍
必本於禮故晉文城濮之戰見其師少長有禮如其
可用今所以兵部尚書總督應泰以兵部主事贊畫
儀然堂屬相臨已久而應泰不難詆也為所為賊國
中凡無珍矣今又舉 貴會議珍既不得泰差不得
偏執則難執不殊頓頭不下勢惟有聽命於應泰耳
苟為不然必相爭執紛紛陳實當又至矣上下相持
紀綱紊亂恐我國家亦無此礼法也臣讀史見唐肅
宗時收兵兩京而安慶緒逆誅在鄰諸將子儀李光
弼與諸節度共帥師討之時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

綱統不置帥而以官者魚期思為觀軍容使權重
于諸帥於是九節度之師圍鄭賊且困而諸軍既無
統帥進退無所稟上下解體賊黨史思明引軍乘之
而九節度之師皆潰矣夫唐諸將寇盜雖捷于僕光弼
用兵如神摧之若拉朽耳惟以將帥無統統令不一
是二帥徒潰喪貽禍唐室為千古炯鑒今僕眾之強
豈止僕緒而我師久暴異域恐未及九節度之衆
將與世德臣不知其於子儀光弼何如保令奉
後五臣皆得為政於軍中則一柄四持縱退掣肘矣
乎末下疑忌橫坐即子儀光弼復生據吳韓白在列

臣不能保其不敗。況未及古人者乎。蓋使皇上
專任珣與世德。臣尚未敢逆料其必不全勝。然亦固
能運之令舉。我守鐵宜。今朕無統則必敗之道。而唐
時九節度之潰。將復見乎今日矣。噫。事者縱以珣等
為不足惜也。而皇上數年之宵旰。肝中國十餘萬之
生靈。所藏數百萬之款。亦不足惜乎。且東師駐敗
駐。後為國之存亡。抑亦關天下之安危。恐未可輕
視之也。臣頻見皇上聽納不疑。捷焉國難。雖有
或命不報。再更如朝鮮。經程已審。旨朕因兵患。致
兵科臣張綱之言。當立易。詔即從之。甘肅巡撫已奉

